

目 录

一部追求革命真理的大型悲剧

——序《父子恩仇》……………(2)

父子恩仇……………(10)

附录……………(188)

一部追求革命真理的大型悲剧

——序《父子恩仇》

王 凤 翔

正值新春来临之际，金永强同志手捧他创作的一摞书稿《父子恩仇》，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一看，这是一部戏剧作品，六场大型话剧。他告诉我，此作品即将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并请我给这部作品作个序。我着实为难，一是微名不符，二是水平有限，怎能在巨型作品前面作序呢？但是，我和永强是文友，又是朋友，朋友之口谕乃为命令，命令就得执行了，无奈，我利用工作之余，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大约伏案一个星期的夜晚，两度拜阅戏剧书稿，终于看罢，颇受教益。

《父子恩仇》是一部追求革命真理的大型悲剧作品。这是我先后两遍读罢此作品的一个总的认识和体

会。作品生动地再现了我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湖南南部某县城反对袁世凯妄图称帝的广大爱国青年的艺术形象；集中地讴歌了男青年伍紫平和女青年艾丽为不断追求正义、追求真理、追求解放，而同遭陷害的一对悲剧典型爱情人物；同时，也无情地鞭挞了权贵豪绅伍通、张县长以及驻湖南的北洋军的沈旅长等人的丑恶灵魂。悲剧同喜剧一样，它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方式，将美的艺术展现给广大观众。诚然，这里所指的悲剧，必须遵循无产阶级党性的创作原则，其宗旨一定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实现创作题材、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和美学趋向的多样化。永强同志正是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创作出《父子恩仇》这部大型悲剧作品。无疑，这也是他多年来笔墨生涯的结晶。

我和永强同志交谈时得知，他创作的《父子恩仇》是虚构和传说的结合，并非来自真实事件。剧中有11个场上人物，全是虚构的，仅有两名幕后人物：袁世凯和汤芑铭是历史真实人物。可见，虚构和传说的结合，能够疑炼和升华为艺术作品。正如法国文学史家和戏剧理论家布伦退尔所指出的：“传说也许是不甚真实的，不过它常是比历史更有深意的。”永强同志根据点滴传说，查阅了有关袁世凯妄图登基称帝、

湘军头目汤芑铭滥杀无辜、湘南革命党人极力反对袁世凯密谋当皇帝等大量书籍和资料，丰富了创作素材，拟定了创作结构，细腻地刻划了剧中人物。

从作品中看出，故事发生在1915年前后，可以断定这是一出近代史戏剧。剧中人物的语言特点、着装打扮、个人理想、政治追求以及生活习俗等。都是符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历史背景的。任何一部作品，都应该是历史的产物。即使选取的历史事件作为戏剧创作题材，也仍为历史的产物。作品中的伍紫平、艾丽在革命党党员葛金伯的教育和影响下，敢于摆脱和冲破旧势力的束缚，敢于反对和战胜权贵豪绅的压迫，敢于追求和实现理想的幻梦，就是作者通过作品对革命真理的向往。此时，离1919年“五·四”运动尚有四年光景，距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还有九个寒暑，马克思主义尚未传进中国。显而易见，作品中的革命党人是受孙中山先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去追求革命真理的。作者写的是历史，目的是启发今人回顾历史，缅怀先人，正确认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积极作用和历史意义。

人民的戏剧作者，这里当然包含永强同志，是现代人的代表。现代人如果采取戏剧创作形式，以历史题材想还原于本性与自然，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只不过

是一场梦，是一场追求真理的幻梦。尽管追求这场幻梦，达不到现实的目的，也要不屈不挠地去做那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因为那超脱后的生存状态太迷人了，没有人肯放弃对它的追求。于是，人们便有了丰富的想象力，去描绘那具有无限活力的历史生活。戏剧为人类在现实与幻想的彼岸架起了一座桥梁。历史和现实一直是剧作家做为选择戏剧题材的两个对象，平凡得让人遗忘了它们的存在，然而正是平凡才孕育着不平凡。选择历史材料作为戏剧创作的素材来源，同选择现实材料一样，都是激发人们热爱现实生活、珍惜现实生活，以增强对真理的追求和向往，也是对未来的希望和寄托。这样，人类生命才有了活力，平淡无奇的生活才有了永恒。而且，这种追求将无休无止、无穷无尽。不难看出，永强同志正是为了这种追求，才将自己的心血泼洒在《父子恩仇》大作之上的。

整个悲剧艺术包含“形象”、“性格”、“情节”、“言词”、“歌曲”与“思想”等六个成份。在这六个成份里，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因为悲剧所模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动、生活、幸福或不幸。观阅《父子恩仇》后，之所以令人感叹和震动，就在于作者注重艺术的目的，合理地安排布局，巧妙地组织情节，精心地设计细节。在这部大型悲剧

中，革命党党员葛金伯，竟然是阴险权贵伍通家的大管家；伍紫平虽然受到其父伍通的无限抚爱，但他反其道而行之，秘密地追随葛金伯，追求正义和真理；伍紫平懂得世间道理后，起初想去长沙湘军从戎，以便寻找机会，行刺罪大恶极的督军汤芑铭，但是其父伍通坚决不应，后来伍通经同驻湖南的北洋军的沈旅长商议后，却主动督促伍紫平赴长沙投奔汤芑铭处；伍紫平行刺汤芑铭未遂，只好逃出军营，回到家乡，他刚一走进家中，看到合家上下正在大办喜事，原来是父亲伍通迎娶了自己的未婚妻艾丽，他，惊呆了；艾丽在新婚之夜又恼又恨，又羞又气，她手持伍紫平给她的定情之物，即一把锋利的小刀，将踏入新房的伍通刺伤；经葛金伯道破真情，伍紫平方知伍通并非自己的父亲，乃是杀害生身之父、糟蹋亲生母亲的罪魁祸首；伍紫平本想杀死伍通，搭救艾丽，尔后一起逃走；但是伍通拿起手杖剑刺死艾丽，伍紫平甩动手枪，子弹击中了伍通握剑的右手。伍通手中剑落地，伍紫平再次举枪，枪没响，他扔掉手枪，抄起地上的手杖剑，狠狠地刺进了伍通的肝脏；伍紫平正摇晃着艾丽的身子，见毫无反应，处于痛不欲生之时，沈旅长带着荷枪实弹的一群士兵冲进屋内，将他团团围住，他悲愤之极，将剑刃对准了自己的脖子，用力一

抹，倒在艾丽尸体旁边……等等，情节连情节，一环扣一环，起伏又迭宕，环环扣心弦。这些，足以将给予读者和观众撼动心魄的力度和新鲜清新而异样的感受。我想，这种强烈的锤击，一定会震醒麻木人的心，更能激发那些易受艺术感染的人的情感和魂魄。因此，“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性格则占第二位。”这里，我不再赘述悲剧的其它五要素，仅述“情节”于此。

如何将戏剧情节揭示得更逼真、更感人，更有美学价值，更有艺术价值，一个重要的创作手段就是处理好集中和激变。集中与激变应该浑为一体。因为戏剧的实质是“激变”。《父子恩仇》的作者恰恰注意使用这个既平常而又难以掌握的艺术手段。上段列举的若干情节，相互之间的“起承转合”，作者多以使用“激变”手法，达到急剧惊人的变化的目的。伍紫平是一个内向、正义的青年，又是一个忠厚、孝顺的儿子，他对待父亲从伏首贴耳、到敢于讲话，直至发展到决斗，抢抓起手杖剑刺死对方。这个事件，这个情节，是那么明显地富于戏剧性。然而，戏剧性的激变，总是自然地通过一连串较小的激变而发展，并且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含有能激动人的情绪的东西，同时还含有生动的人物性格表现在内。艾丽，是一

个贤慧温柔的刚毅多思的女性。作者塑造了这位处于二十年代兵荒马乱时期的一个典型人物，起初，对伍通这个豪绅权贵敬而远之，心有余悸，发展到敢于用伍紫平送给她的定情小刀行刺仇敌，其间，有一系列情节的铺垫，很自然地以一种可以说是情感激变的“上升曲线”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将戏剧逐渐推向高潮。看后，使人随着戏剧若干较小的激变的发展，动之以情，愤之以怒。

综上所述，悲剧行动的真正内容，是由存在于人的愿望之中的一些实体性的、自身合理的力量所提供的。这些力量决定悲剧人物追求的各种目的。悲剧的真正作用，既是引起和净化恐惧与怜悯，又是激发人们奋进向上与追求正义。统观《父子恩仇》，无论是思想价值也好，艺术价值也好，或者说适合现代的审美趋向也好，我总会对其秋波流盼，感慨不已。诚然，此作品尚有一些不足之处，但与本序论题无关，故不再拖续。最后，希望永强同志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实践中，力耕文坛，再接再厉，争取写出更好更美的戏剧作品，以谢党和人民。

1689年12月31日于秦皇岛市

我决不会建议一位作者选取和他处于同时期的现代事件作为悲剧的题材。如果这件事就发生在他打算在那儿演出他的悲剧的那个国家，我也不会建议他把大多数观众都已经很熟悉的角色放到剧台上去。我们看待悲剧人物应当用和我们平时看周围普通人物不同的另一种眼光。可以说，剧中人物离我们愈远，我们对他们也愈是尊敬。地点的遥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时间的过分接近。我敢说人们对千年以前和千里之外发生的事情，是几乎不加任何区别的。

——让·拉辛

六场话剧

父 子 恩 仇

人 物 表

- 伍紫平——二十一岁，长得英俊漂亮。易冲动，富感情。初时在家读书。后来顺从父亲的意愿，被沈旅长推荐参加了湘军。他思想比较解放。是二十年代比较进步和有正义感的青年。
- 伍 通——五十二岁，系伍紫平之父。是当地的权贵，阴险狠毒，为了自己的私欲往往不择手段。
- 艾 丽——近二十岁，伍紫平未婚妻，后为伍通强娶为妻，是当时比较解放、又比较注重名誉的女性。她性情内柔外刚，面对现实能有自己的见解。

葛金伯——六十八九岁，伍紫平家的管家，原名林丙全，革命党党员，也是湘南革命党负责人之一。早年参加过捻军起义，性格机智稳重。

沈旅长——年近五十岁，本名沈廷贵。驻湖南的北洋军旅长。葛金伯早年的养子。葛松的生身父亲，生性无情，工于心计。他的特殊标记是左脸上有一条上偏中、下偏左倾斜而下的伤疤。那是一条刀痕，左眼也是瞎的。

葛松——二十六岁，葛金伯的外孙，沈旅长之子，人很正直，待人亦忠诚。

艾明德——五十三四岁，艾丽的父亲，性格懦弱，少主见，爱钱财，浑身充满了小人气质。

艾母——五十岁左右，艾明德的妻子，艾丽的母亲，心地善良，为人和气，缺点是性格比较软弱。

张县长——四十多岁，当地县长，是个善于媚上欺下的家伙，很能左右逢源，见风使舵。

兰芝——二十四五岁，伍紫平家的女佣人，心地善良。

陈亮——三十二三岁，革命党联络员，意志坚强，具有勇于献身的精神。

其他人物：

伍紫平家的仆人，男，四十来岁。

沈旅长亲兵，男，二十五六岁。

张县长听差，男，三十多岁。

男女贺客若干人，均在四五十岁之间。

士兵四名，全在二三十岁之间。

时间：一九一五年

地点：湖南南部某县城。

第 一 场

〔时间：一九一五年夏天。〕

〔地点：伍通家院内。〕

〔台景：舞台的左上方是西边房的一角，右边是正房，房屋全是青砖小瓦的建筑，两个房子之间有一道砖墙相连，前面是一片庭院。从台下看，正房的左半部和屋门暴露在舞台上，余部则隐没于台幕中，离左面边房不远处有一棵粗大的榕树，绿叶成荫，好似巨伞遮住了大半个庭院，树下靠着树干的地方，有一张用岩石做的条桌和两个石凳。〕

〔幕起：伍通拄着手杖来回地踱着步子。他身体健壮，却总是习惯地拿着根手杖，而且这根手杖由始至终没离开他的手。〕

葛金伯、伍家的老管家和一名仆人恭敬

地在一旁站着。

伍 通 （停下脚步，似有点不耐烦地问葛金伯）葛金伯，紫平怎么还没有出来？

葛金伯 （很恭敬地样子）老爷不是叫少爷去换衣服吗，他正在屋里换呢，大概快了。

伍 通 （语气好似有点儿生气）咋这么慢！去唤他一声，叫他快点。

〔葛金伯答应一声，示意仆人去叫伍紫平，仆人刚欲举步，伍紫平已大步地从正房里走了出来。〕

伍紫平 （已经听到了父亲叫人去喊他的话，所以他一边穿着上衣向外走一边说）不用叫，我来了。（走到伍通跟前）父亲，您匆忙地要我换上这身衣服，到底要去干嘛？

伍 通 （上下打量着儿子的衣着，严肃的脸逐渐转变为温和，满意地点点头）今天是张县长五姨太的生日，张县长请我们到他家去喝两盅。

伍紫平 （眉头一蹙）去喝酒？（露出不愿意的样子）不，我不去。

伍 通 （收起笑脸）你怎么不去？

伍紫平 （不高兴地）我不愿意看那个刁妇。她是出名的坏女人，不，她简直是个妖精……

伍 通 （严厉地打断儿子的话，并带有训斥的语气）住口！不许你再乱说，小小年纪，你懂得什么。（来回走了几步后，望着儿子，语气也变得温和了）紫平，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去赴宴？

伍紫平 我不知道。

伍 通 不知道就得听话。（又亲切又有教导的口气）你要明白，我带你去赴宴不单是带你去给张县长的五姨太贺喜，也不是为了吃吃喝喝，我是在教你做人。紫平，你不是曾经和我说过想到外面去闯荡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去？就是因为你不懂得为人处事的规矩。不知哪些人应该接触、应该靠近；哪些人应该提防，应该疏远。

伍紫平 （边扣着衣服的钮扣边嘟哝道）我真不明白您的意思。父亲，天下好人很多，我们接近谁不好，为什么要单单接近张县长的五姨太。再说，您和张县长的关系不是很好吗？

伍 通 （微然一笑）你真是个孩子，不懂得人际关系的复杂，正因为她是张县长的五姨太，咱们才去祝贺她的生日。要知道，她虽然是个女人，但她却能操纵男人。你可知道，在人世

间，什么人的话对那些当官的最能发挥作用？

伍紫平 （不解地摇摇头）我不知道。

伍 通 （亲热地）你还小，当然不知道，听我告诉你，对当官的人来讲，最能发挥作用的人是那个当官的所喜欢的女人。尤其是一个女人躺在枕头上讲的话对一个男人来讲就象是一道不可违背的圣旨。

伍紫平 （思考地）照您的意思，我们去给五姨太贺喜完全是为了和张县长的关系？

伍 通 （满意地点下头）你很聪明，我的孩子！

伍紫平 （不理解地微蹙着眉头）我真不理解，父亲，咱们有钱又有势，什么也不缺，为啥还去巴结那个张县长？

伍 通 这正是你愚笨的地方。（一边用手帕擦拭着心爱的手杖一边解释）你说得不错，我们是有钱有势，但我们毕竟是地头蛇，俗语虽有强龙难压地头蛇一说，但强龙和地头蛇要是弄得不好，就会有一方倒楣或者两败俱伤。反过来，如果两者合手，那就是风云聚会，龙蛇共舞，对双方都有说不尽的好处。（掏出怀表看了看说）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走吧。（对葛金伯道）葛金伯，如果有人来，

就说我们到张县长家去了。

葛金伯 知道了，老爷。

〔伍通、伍紫平、仆人下。葛金伯进屋。静场。

〔外面响起几声清脆的枪声，紧接着是一阵“抓革命党”和“别让革命党跑了”的呐喊声，喊声越来越大，由远而近。

〔陈亮从墙外探进头来张望，见院内没人，跳了进来，而且摔倒了。但他立刻挣扎着站了起来。只见他一身血迹，一手握着匕首，一手捂着胸上的伤，摇摇晃晃地走近了大树。从他浑身的血迹和面部的痛苦来看，他受的伤是很重的，他吃力地来到树下，靠在树干上呼呼地喘着气。

兰芝上，当她走近树下发现了陈亮时，吓得她发出一声惊叫，慌忙地向屋里跑去。

葛金伯正好从屋里出来，几乎被兰芝撞倒。

葛金伯 （诧异地拦住兰芝）你怎么了，兰芝？

兰芝 （哆嗦地指着陈亮）有，有人！他还，还拿，拿着刀，刀子……

葛金伯 （仔细看了看，吃了一惊，对兰芝道）不要怕，兰芝，他不是坏人，你到前面去，有人